

## 【学术争鸣】

## 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还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

——评《评何炼成先生的“生产劳动理论观”》

铤 墨

(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7)

**摘 要:**针对思东创作室在网上发表的《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还是唯心主义的“二元论”——评何炼成先生的“生产劳动理论观”》一文,作者从哲学观点上对该文进行了评论,质问该文作者《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还是唯心主义的“二元论”?》,并对何炼成先生“生产劳动理论观”也提出了一些高稚意见。

**关键词:**生产劳动;非生产劳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3)02-0019-04

最近笔者读到一篇文章,文章——《评何炼成先生的“生产劳动理论观”》以下简称《评何文》——的主标题是“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还是唯心主义的‘二元论’”,副标题是“评何炼成先生的‘生产劳动理论观’”。《评何文》给笔者的印象与该文作者期望于读者的刚好相反,因此本文为明辨是非计,就基本套用了《评何文》的主标题,只不过将原主标题中的问话“还是唯心主义的‘二元论’”改换成了“还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为什么作此改换呢?这是因为在哲学上虽有“二元论”及“唯心主义”这样的概念,且有“以笛卡尔为主要代表人物的‘二元论’观点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说法,但毕竟没有‘唯心主义的‘二元论’”这样的术语,这样的术语即使意思上是不含混的,但句法上也是累赘的,因此我就得首先请《评何文》的作者——他必定自认为是哲学行家,否则何敢如彼地去起问——原谅我在本文的主标题上没有像鹦鹉似地跟着他说话。

《评何文》一文的总的结论是:何炼成先生的中派生产劳动理论观是唯心主义“二元论”,因此“不像宽、窄两派那样,能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评何文》第12页)。

这里且不谈这个总的结论有无逻辑上的问题,也不谈何炼成先生的生产劳动理论观是否能在经济

学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的问题——因为一种理论观点在一门学科的发展史上会不会留下痕迹的问题,既不是由《评何文》的作者也不是由我们说了算的问题,其答案还是要到历史老人那里才能找到,这里仅就何炼成先生的生产劳动理论观究竟是不是唯心主义的问题谈点看法。

《评何文》认定何炼成先生的生产劳动理论观为唯心主义的依据只有一个,这就是何炼成先生“从分析问题的一开始,就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出发,走上了一条‘从理论到理论’的道路”(《评何文》第2页),在“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特殊定义”上采用的方法还“依然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思路”(同上),“是从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出发”的(同上)。

那么对于判定何炼成先生的生产劳动理论观为唯心主义起着支撑作用的上述依据,是否有道理呢?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上述依据中的一个观点“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出发,就是走上了‘从理论到理论’的道路”便不能说是合理的。应当承认,从《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生产劳动的“二分法”出发探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生产劳动的问题,的确是从理论到理论,但它却不是“从理论到理论”。前者是以承认知识

收稿日期:2003-03-05

作者简介:铤 墨(1962-),男,湖南长沙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的积累为前提的理论上的学术探讨,后者则主要指我们的干部在面临解决实际的问题时无视客观情况,只从理论或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的荒唐做法。这里如果说得不客气点,则《评何文》的作者要么是弱智,因为他连两个简单术语间的区别都弄不清楚;要么是无德,因为他企图通过采用“替换概念”的办法来达成其无端攻击何炼成先生生产劳动理论观的阴谋,不过由于这个阴谋的水平实在不算高明——因为明眼人一看就知晓,所以归根结底还应算是弱智。

其次,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从《评何文》的作者使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的特殊定义”这个短语上看,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别似乎也没有搞清楚——的特殊定义上,何炼成先生的确还是采用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方法,只不过这次他不是从《资本论》出发,而是从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出发的。《评何文》的作者认定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不正确的,是唯心主义的(参见《评何文》第2、3页),因而也认为何炼成先生的有关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概念是唯心主义的。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由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究竟是不是唯心主义的问题。

拣个“反证法”的便宜,让我们把目光放到《评何文》的作者认定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唯心主义的依据上去。在《评何文》第2、3页上,作者这样说道:“遗憾的是,斯大林提出的这个基本经济规律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产物,而是主观推论出来的产物,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谐论’基础上的,根本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依然存在着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具有二重性,既有根本利益相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又有对抗性矛盾。前者表现在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后者表现在劳动者与官僚者之间。斯大林的经济学说根本就没有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具有的这一矛盾,……那么,这个基本经济规律是不是现实社会具有的规律呢?根据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实践,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提出的这个基本经济规律是根本不成立的。由于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对比法’基础上的,它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致性’,忽略了‘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辩证法的观点,因此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完全是主观虚构出来的产物,它不具有真理性”。这段引文就是《评何文》认定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唯心主义的全部依据所在。只

因为这个依据正是下文要加以重点分析的对象,所以笔者才冒了读者或许会因嫌其冗长而责备引者的风险,将其引在了上文之中。

首先从所引的上述这段话中的用语上看,《评何文》的作者如果不是无知,则应当认定他依然保持住了其在前文中就已有了很好表现的不严谨作风。例如,该文作者没有区分开“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又如该文作者把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不恰当地说成了是建立在“对比法”基础之上的,其实,依其本意,这里的“对比法”一词恐怕要改为“推断法”才对;

其次,《评何文》的作者因未能区分开“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故而得出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也还存在根本利益不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原文字面上虽然不是这样的,但意思如此,参见《评何文》第2页——的错误论断;

再次,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确实是推断出来的,不过他的这种推断却是从“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应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构成一种扬弃”的观点基础上进行的。考虑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的特点,斯大林站在扬弃的立场上,推定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名之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具有这样一个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扬弃即辩证。同时只要斯大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的把握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应当说斯大林的有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观点,不仅是辩证的,而且也是唯物的。的确,斯大林在主张“越公越好”上,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上确是犯过唯心主义的错误,但我们并不能以此来指控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也是唯心主义。其实,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在哲学界是一个早就弄清楚的问题。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从物质即客观实际出发的,后者则是从客观精神(往往借“上帝”、“绝对精神”这样的术语来表达)或主观精神出发的。

再其次,《评何文》作者的那种通过使用“根据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实践”这样的通词,就来宣布“斯大林提出的这个基本经济规律是根本不成立的”做法,我以为是全然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做法只能赢得

“宣布的胜利”而绝不能牵扯到真理的“一丝衣角”。此外假如有人向这位作者先生指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成就表明，正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者们通过遵循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通过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改革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闭关锁国”转变为“对外开放”，以及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与不断地调整产业结构，并依靠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才取得的，那么我们的这位作者先生又将如何作答呢？

经由上述的分析，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评何文》认定斯大林提出的基本经济规律是唯心主义并进而认为何炼成先生的生产劳动理论观也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又已落空。这里使我想起了这样一个道理：越是被主人便宜对待者，对主人就越是眷恋。“帽子”在我们的这位作者先生这里是再便宜不过了，它被它的主人拿来到处乱扔，可结果呢？“帽子”就是不听从主人的意愿，一次次地被扔出去，又一次次地回到了主人的头上。“帽子”对其主人是可真是眷恋啊！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去，想一想为什么《评何文》的作者硬要把斯大林提出的基本经济规律说成是唯心主义的问题。从逻辑以及《评何文》对待“宽派”的态度上看，答案就在《评何文》的作者必须如此才能使自己偏爱有加的“宽派”观点立起来。至于《评何文》作者何以要对“宽派”偏爱有加的问题，我想从《评何文》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信息看，原因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这位作者信奉的是“越大越公越好”，其图腾是“公有制”，他觉得惟有“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至于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因在这位作者看来是唯心主义的，所以根本就不能与“公有制”相提并论，甭说在“公有制”之上了。

关于“公有制”是不是应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的问题，我认为从学术的角度看并非就已经是一个不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了。例如我们就可以对“原始的公有制”这个用语本身有无问题展开探讨，因为如果认为“‘公有制’可以有原始的与非原始的（例如现代的）之分”的观点是正确的，则该用语就不会有问题；但如果是另一种观点即认为“‘公有制’就是‘公有制’，勿容做原始的与非原始的分类”的观点才正确，则“原始的公有制”这个用语就有问题了；而且此种情形下，当有人进一步认定只有原始社会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的时候，对于非原始社会的经济制度请问又如何能以“公有制”相称呢？再如，对于“公有制”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似乎仍

然免不了人们的质疑，因为作为原始社会的经济制度的那种“公有制”早就进了历史的博物馆，而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时期里为一些人鼓吹的“越大越公越好”，在事实上不仅没有得到印证，反而把中国的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把中国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并带到今天这个局面的即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却又起码不是对“越大越公越好”的肯定；此外，还有好些问题也值得思考，这里限于篇幅就不谈了。

总而言之，在目前仍然需要对“公有制”的问题展开探讨的情况下，就根据有些经典著作中的话语把“公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的事情，我认为这不仅在严谨性上是很不够的，而且也与时代倡导的“与时俱进”精神是不相符合的。也因此宽派的观点是否能长存于世恐怕还得要交由历史老人去作判断了。

这里，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如果“公有制”在能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的事情上还得存疑的话，那么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根据唯物辩证法，恐怕只有（1）由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2）由工人阶级（经由共产党领导）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下的全体人民的“共产制”，以及（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三个具有一致含义的东西才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至于什么是“共产制”的问题，我的解释是：“共产制”是原始社会的血缘群体或氏族的“对外的集体私有制”即“公有制”在更高形式上的复归（见下图1），是指全体人民或直接或间接地共同占有财产的制度。其中所谓人民对财产的“间接占有”可以举人民民主专政下的国家税收为例。至于何炼成先生本人是不是基于“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的考虑，才没有把“公有制”纳入到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范畴中去的问题，这是笔者不得而知的问题。我愿意在这里再三声明，前述关于“‘公有制’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的问题仍需探讨”的思想纯属笔者个人的见解，与其他人无关。

对于何炼成先生的生产劳动理论观，笔者同其他学界同仁一样，并不认为它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没有问题，既不正常，也不合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这里只想指出以下几点（是否妥当，还得请包括何炼成先生本人在内的各位读者来评断）：（1）何炼成先生恐怕就没有足够地意识到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定性质角度定义的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与从一般

社会角度定义的生产劳动,就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特殊的社会而言,在具体范围上可以完全相同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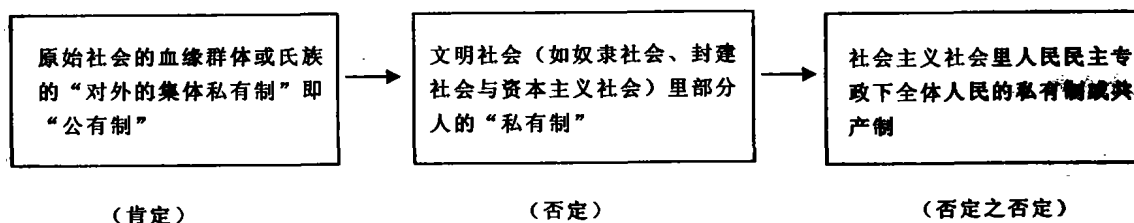


图1 所有制发展史的粗线条

因为在何炼成先生眼里,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从一般社会角度定义的生产劳动就只是“窄派”所说的那些生产劳动;(2)何炼成先生在对“窄派”的评价上恐怕也只注意到了该派对于国民收入的计量有其重要意义这一面,而忽略了该派虽然是从简单劳动过程或一般社会角度出发进行定义的但却只是从“总体工人”而不是从单个工人进行定义的另一面;因为如果他连后面一面也注意到了的话,则他应该不会有上述(1)中的问题;(3)对于宏观经济管理是不是生产劳动的问题,何炼成先生恐怕考虑得还不太成熟。我们在上面指出的(1)、(2)两个问题跟《评何文》的作者所指出的问题完全是两码事。《评何文》的作者指出

的问题——不包括上述笔者指出的第(3)个问题,在此一问题上他碰巧有些对头,之所以说碰巧,是因为该作者是在并不清楚“企业在技术操作上的管理”与“企业在利益分配上的管理”分属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情形下进行指摘的——正好是何炼成先生的独特思想贡献之所在,是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唯物主义观点的集中表现之所在。何炼成先生尽管在个别观点的认识上还有待深化,但他却是诚实谦虚且是治学严谨的,相比之下,《评何文》的作者如果不是有故意搬弄是非的习性的话,则是“粗枝大叶”的。真巧,唯心主义者的症状正好是“故意搬弄是非”与“粗枝大叶”。

[责任编辑 卫玲]

## The Materialist "Monism" or the Idealist "Monism"

——Commenting on *On Mr. He Liancheng's "Theoretical View on Productive Labor"*

XUAN Mo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77, China)

**Abs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rticle entitled *The Materialist 'Monism' or the Idealist 'Dualism' — On Mr. He liancheng's Theoretical View on Productive Labor* written by Sidong creation office and published on the Webnet,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comments on Sidong's article from the viewpoint of philosophy and questions whether on earth Sidong believes in materialist "Monism" or idealist "Dualism". The paper also raises a few viewpoints to discuss with Mr. He about his theoretical view on productive labor.

**Key words:** productive Labor; non-productive Labor; materialism; idealism